

梅 妻 鹤 子 铁 砚 芳 心

梅 妻 鹤 子
铁 砚 芳 心

邓石如传

徐志松 ◆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梅妻鹤子 铁砚芳心

邓石如传



徐志松◎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梅妻鹤子 铁砚芳心——邓石如传

徐志松 著

责任编辑:鲁书潮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安徽和县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11

字数:227,000

版次:1997 年 11 月新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600-8/I·14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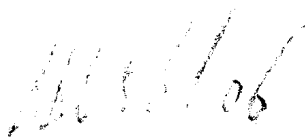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11.6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出 版 者 言

中国历代杰出人物，大都才情兼备，风骨别具，但命运坎坷，生活蹉跎又是他们共同的不幸，探究他们的生平事迹，无疑可做为现代人生活的借鉴。

在今天，每个人都热切地向往着不凡与成功，其实，人生的价值在于“真我”的追寻与实践之中，精神的不羁与奔放，才是人生的境界。透过这些杰出人物的传记，沿着他们的生活足迹，让我们一起去发现人生的价值与真谛吧。



龙，凤，麟，龟，古称四灵，这四灵集聚在一处，历来是十分罕见。

出安庆的集贤门过集贤关，沿大龙山东行十五里，有一块狭长的平坂，叫做白麟坂，属怀宁县，此处却是一个四灵聚首的宝地。它南有龙山，东有风水，西有白麟（山），北有赤龟（山）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，四灵显圣，此地发迹过一回。有一次皇上偶然问起他手下的一位臣子家住哪里，那位臣子答道：“家住江南大龙山下。”皇帝一听，正中下怀，岂不是应了本朝“大龙江山”之意，顿时龙颜大悦，将那位臣子连升三级。自此，大龙山也便声名大噪，山顶上的龙王庙香火也随之旺盛起来，文秀才、武举人接连出了好几个。

后来，这块风水宝地被一个姓尤的土霸所占，此人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，四乡八邻凡有新娶的媳妇，出嫁的姑娘，必须先送尤府，首先要陪尤大爷三个晚上。乡里人无不咬牙切齿，恨之入骨，却因斗不过他，只好忍气吞声，在这块风水宝

地受尽凌辱。这块风水宝地也就开始败落。

那一年，朱元璋和陈友谅在江西鄱阳打仗，兵荒马乱，鸡犬不宁；百姓纷纷逃迁，有几户姓邓的和姓杨的叔伯兄弟，结伙跑反，一路乞讨，辗转来到集贤关外，本想进安庆城找点什么活计谋生，但此时这里也很不太平，外地人一律不准入城。他们便沿着大龙山脚下的一条小路来到了尤姓的这块地盘，便在此扎下根来。

经过一代代的繁衍生息，含辛茹苦，邓、杨两姓居然发展成为旺族，曾经十分鼎盛，至今还留下“到了白麟不用问，不是姓杨就是姓邓”的话。

邓家自江西鄱阳迁来时算起，在白麟坂传播到第十二代，虽然人丁兴旺，却没有出什么人物，自第十三代出了一个天才的邓石如之后，邓氏一门代代相传，人才辈出。

乾隆八年（公元 1743 年），阴历四月二十九日丑时（当在凌晨二三点钟光景），白麟坂邓家大屋的邓木斋家，降生了一个男孩，本斋的父亲邓士沅给这一房的长头孙子取名叫邓琰，字石如。这个名字很是高雅，琰是一种美玉，所谓玉洁冰清，士沅公的修养情愫由此可见一斑了。

邓士沅，字万飞，因一生不贪利禄酒色，故又自号澹园，意即清心寡欲，把世事看得很淡泊。是一位精通书史，很有学问的人。由于浑厚直率，不善阿谀奉承，虽有满腹经纶，仍然郁郁不得志，始终隐居乡里，未被起用。

此时清朝入主中原已有近百年的统治，正是历史上称之为乾隆盛世时期。统治阶级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地位，对

人民实行高压政策，而最残暴的莫过于对知识分子思想统治的文字狱了。

邓士沅又常常带着石如到安庆府、桐城县的一些亲友家中出入来往，这些亲友多是一些落泊的文人，隐居的乡贤，他们在一起，谈今论古，联诗作对，论经问佛。时常趁着酒醉，发泄怨恨。

石如听到大人们讲这些新奇的事，听得很认真，句句都记在心里，只是默不作声。邓士沅害怕孩子到外面去乱说，警告道：

“孩子不要听大人讲的这些话，听到了也不能到外面去说，说了要捉去坐牢杀头的，听见没有？”

石如第一次看到爷爷这么严肃认真，板着面孔，眼睛直愣愣地瞪着他。低着头，说了声：“晓得。”

第一次上安庆府，石如看呆了，到处花花绿绿，五颜六色，各种各样的人川流不息，有骑马的，坐轿的，也有拉车的，挑担的。打锣卖糖的，卖唱的，玩杂技的样样都有，五花八门。石如最喜欢看玩把戏，翻筋斗，测八字，都是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，身上晒得油光光，腰间系着白布带，扎得紧紧的，挺神气。大人们玩刀枪剑戟，打得眼花缭乱。人越围越多，石如看不到，就骑在爷爷的肩上看，看得舍不得走。

爷爷带着他走街串巷，经清节井、双莲寺、过状元府，三步两桥，去到天后宫附近一个亲戚家。每过一处，爷爷就喋喋不休地讲给石如听。

“这是余忠宣公的夫人和两个孩子尽节的地方，一门忠烈哪……唉，如今哪有这样的忠良！”

“这是金莲、银莲姊妹俩，不愿为降将之后，双双在这里削发为尼。”

邓士沅最是钦佩这些尽忠尽孝的先贤，也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这样做人，受人尊敬。

晚上爷爷又同一些老人说话去了，石如就和亲戚家的孩子在街上玩，这里比乡下热闹多了，虽是夜晚，通街都有亮，到处都是挑着担子吆喝着卖鸡汤水饺、汤团元宵的。亲戚家的孩子口袋里有铜钱，摸出来买了就吃，也不去管石如，向他示威似的。

石如气得扭头就跑，心想：“这些街上人真不是东西！”当着他的面羞他，气他，他是乡下的孩子，身上没有钱吃不起这些东西。他一气跑到黑角落擦眼泪，接着又跑回亲戚家拽着爷爷就要走，高低不肯在他家住。爷爷问：

“哪个欺负你了，还是怎么的？呃？”

“回去，我要回去！”

“明天还带你上街看把戏，怎么才来就要走啊？”亲戚家的人说。

“我不要去，我要走，要回家。”

爷爷没有办法，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哄住他，答应明天一早就走。

石如这一夜跟爷爷睡在亲戚家的一张棕绷床上，好像这床上有刺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搅得爷爷一夜起来好几

次，一下摸摸他额头，看是不是发烧发热，一下又给他捉捉脉，又怕是初次上街在哪里受了惊吓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石如就起来了，吵着要回家，爷爷还有事，拖到太阳升起两丈高才动身。仍然要经过热闹的街市，可石如再也不想看热闹了，刚出集贤门，碰上一队穿红衣服的兵勇持着刀，压着一个背上插标的犯人去斩首。后面跟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，邓士沅听人说此犯也是在文章上出了毛病，犯了杀头之罪。他吓得浑身哆嗦，牵着石如绕过人群赶紧走。

自此，邓士沅处处小心谨慎，再也不敢议论是非了，甚至把文字看作是祸根，决心不让子孙在文字上惹祸，因此对童年的邓石如只注重人品修养方面的培育，而不重视诗文经史方面的传授。

当年白麟坂有一位姓杨的教师爷，武艺高超，为人厚道，带着一帮徒弟没日没夜地练，村后有演武场，十八般武器样样齐全，练起武来挺热闹，吸引了不少青少年。

邓士沅突然想起既然不让石如学文，何不引他去习武，将来也不至于像自己手无缚鸡之力。于是，把石如带到教师爷面前，说：

“杨叔，再带个小徒弟吧，么样？”

“澹翁，这是个苦路道，你让这孩子跟你学文章不好？”

邓士沅深深叹了口气，说道：

“自古道‘武能安邦，文能治国’，这文武之道也是立身

之本，如今文人无用，还是让他习武吧，不图报效国家，但求锻炼筋骨，防身自卫就不错了。”

杨叔摸摸石如的头，捏捏他的手臂，问道：

“可吃得苦？”

石如点点头。

“要起早贪黑，还要挨打，怕不怕？”

石如偏着头望着教师爷，说：

“不怕。”

这年邓石如七岁。

到了十一二岁时，邓石如果然练得一身好武艺，他的体质变得结实了，又兼机智勇敢，比武场上同龄孩子、甚至比他大的孩子常常不是他的对手。

师傅在人前赞奖：

“此子自幼异于群儿，将来必占武林魁首。”

但是邓石如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，不可能一天到晚专门学武术，他要上山打柴，下田耕作，他是家里的半个劳力，他只能在农闲时习武，农忙出工。

石如的父亲为了生计，常年在外教馆，收取微薄的学俸，他一不会种田，二不会经商，只能靠教书供养家小，生活贫困到了不及普通的农户。

邓石如十二岁那年，在一个腊月黄天，师傅带着几个徒弟外出卖艺，都想寻找几个过年费。这时石如已是一个半大小伙子了，他身材瘦长，很有劲，人称“铁骨头”，剑术很出众。

腊月二十几到了大码头九江的浔阳口，师傅一再叮嘱，此处高手云集，流氓地痞丛生，不比一般县城小镇，务必小心谨慎，万万不可逞强造次，十八般武艺，点到为止，不想与人争高下，只求弄几个零钱度年关。

第一天在浔阳楼下拉开场子，居然旗开得胜，收到不少银两，果然是个寻钱的好市口。第二天继续在此打场子，先让徒弟们玩九节鞭，打出一个大圆场，观众围了一圈。接着大师傅向观众拱手作揖，绕场一周，谦恭地说：

“诸位看官，诸位父老兄弟：小弟乃江南大龙山下人氏，因家乡受灾，颗粒无收，今日借贵方一块宝地现丑现丑，不到之处，多多包涵……”

师傅见昨日平安无事，今日便想多献几招，多赚几个钱，昨晚就说好让石如出手昆吾剑。但师傅又一再叮嘱：

“记住，只许拿出七分功夫，今日不是比武，只想招徕观众。”

石如早就手痒了，昆吾剑是师傅的祖传绝招，在白麟坂只传给了两个人，都说只有石如学到了八九成，另一个还只学到半成。

石如听师傅说，昆吾剑原为江西龙虎山天师府潘道人所始创，是根据周天的演变，编了三百六十四趟剑术，名曰“青峰剑”，后来又在青峰剑的基础上增加八八六十四路剑术，取名“昆吾剑”。它难度太大，变幻无穷，一招一式，轻如飞燕，重若千钧。

表演开始了，开始几套等于唱戏的开场白，等到石如上

场，人越围越多。看的人一多，玩的人也就更加起劲。道道剑光如雷电闪闪，“嗖嗖”声如朔风呼啸，起落回转，使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给。而一招一式，恰到好处纹丝不乱。

外行人看热闹，内行人看门道，今日的观众中看来是有内行的。

“哟，好一个‘潜龙出海’！”“这一招‘拔草寻蛇’颇有功夫。”“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，看这‘釜底抽薪’多漂亮。”石如越打越勇猛，他忘了师傅的叮嘱只拿出五七分功夫，他却一心想显示本领，赢得观众的喝彩叫好。但是奇怪，他使出了浑身解数，也没听到一个掌声，突然一分心，思想走了神，错出一剑，险些伤了人。只听得一阵“唏嘘”，顿时乱作一团，有的向他扔石头，连喊：“下去！下去！”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“收势”下场的，眼前直冒金花，脑子里嗡嗡直响……

大师傅出来百般赔礼道歉，仍然不能平息，忽然飞出一人跳进圈子里，要与师傅比武。

师傅赔笑道：

“小弟无意比武，甘拜下风，请宽容。”

“既敢在河边走，休想不湿脚。不比也可，必得在三个时辰之内离开浔阳，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！”

只见师傅连声说：

“好好好！”

石如和一帮大小师兄弟拳头捏得“嘎嘎”响，气得在心里骂道：

“师傅哇，师傅！你不是曾经走南闯北，打败过许多武林

高手吗？难道在这小小的浔阳翻了船……”

“走！收摊子走！”师傅发布命令。

石如气得两眼冒火，他受不了这份窝囊气，一气之下一个人离队跑走了。

邓石如从浔阳过江到了小池口，沿着长江大堤走了三日，才到了安庆。此时年关已近，看到大街小巷，热热闹闹，人们忙忙碌碌采办年货，越发增添了他的懊恼，家里人还等他在外面卖艺挣钱办年货哩。如今却成泡影，回去怎好见人！

他身边已无分文，只有一把青铜宝剑，这是大师傅送给他的传世之物，到师傅手里已经历了五代。师傅把这支剑送给了他，视他为得意门徒，指望他来继承他的祖传昆吾剑法。

石如带着这把剑夏练三伏，冬练三九，这把剑未曾离开过他一步，白天随身佩挂，夜晚同枕而眠。这是他心爱之宝，在比武场上为他击败过多少对手。今日却要它暂时委屈一下，这是迎面那个醒目的“当”字给他出的主意，它像一个伪善的慈善家，在你遇到困境时，咧着嘴巴朝你笑。

邓石如从剑鞘里把宝剑抽出来，抚摸了一阵，在阳光下它闪着耀眼的青光，始终是那么神采奕奕，它给了石如的勇气，似乎在向它的主人说：“你要我怎样为你效劳？哪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！”

于是，石如毅然走进了当铺。

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他出了集贤关，肩上挎着一些香火爆竹，鱼肉糕点，不知怎么脚步显得如此沉重。关外远近的荒村，懒懒地飘着阵阵炊烟，路边的衰草瑟索地抖着，增添了几多寒冷，他只觉得那弯弯曲曲的小道是如此的漫长。

回到家里，父母欢天喜地，他买回来那么多年货，父亲教了一年的书，仅仅驮回来几斗米和拎了几瓶酒，他胜过了父亲。母亲高兴得流出了眼泪，第一次有钱买回来那么多东西，她心疼儿子，说那是儿子的血汗钱，一天不知要玩多少场，她看见村上一些弄武的人，数九寒天赤膊玩刀耍枪。她给儿子打了一盆热水泡脚，弟弟妹妹围着他转，问这问那，他只好强作欢笑一一作答，他不想把当剑的事告诉家里，以免父母心里难过，心想：要不了多少日子我便挣钱把剑赎回来。

春节一过，石如决心从此不再跟随师傅外出卖艺，他要另谋生路。

白麟坂的东西两头各有一条官道，东边通桐城的罗岭、练潭；西边通怀宁的月山、高河埠，中间横着一座大龙山。

大龙山是安庆府北面的天然屏障，集贤关是历史上的重要关隘，两山夹峙，壁立如削，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入”之誉。

石如听爷爷说，明朝的张献忠攻打安庆时，在集贤关被堵住，打了几个月才攻下，死伤无数，流的血染红了一口塘，后来把那塘叫红水塘。

而今集贤关的官道上，车马嘶鸣，络绎不绝。邓石如突然想到要在集贤关开一爿店，定能赚大钱的，但他没有本钱，那是空想；既然不能赚大钱，赚点小钱还是有办法的，他就上山砍柴挑到镇上去卖，将卖柴的钱到安庆府四牌楼一家商店批发一些糕点、五香茶干之类到集贤关来卖，又轻巧又省事，居然比上山砍柴好得多，一天能赚两三担柴钱。

他要千方百计，积些钱去把宝剑赎回来，他心里一直不安，万一被人发现他把剑当了，怎么向师傅交代！

邓石如三天两头跑安庆四牌楼那家没有招牌的小店发货，和店里人混熟了，每次来都发些新鲜的糕点给他，回去很好卖。他已积攒了一些钱，还有一两个月大约就有钱赎回宝剑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他从不歇息。

店老板有个女儿，名叫翠霞，和石如同庚，长得水灵灵的，她会算帐，精明能干，在柜台里收钱，能当半个家。石如每次来发货，她在算帐的时候总照顾他一点，不让他吃亏，还常常塞给他一两个饼子。这小小的馈赠惹得石如心里甜丝丝的，只知道无形中对他有一种吸引力，喜欢看她扒算盘时那又白又嫩，纤纤巧巧的手指在算盘珠子上飞舞。一个站在柜台里，一个站在柜台外，中间横着一个曲尺形柜台，两人常常对望着笑，也不知笑什么。

石如不喜欢说话，言语不多，一切都只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一对又黑又圆的眼睛，水汪汪的很有神采。

“石儿，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？才吃过早点就到了。”店里人都叫他“石儿”。

“石儿长了‘飞毛腿’，跑得这么勤快。”

“你那里生意那么好做，明朝我们把店搬到你那里去好不好？”翠霞说。

石如不知为什么脸刷地通红，红到了耳根，像做了亏心事似的。

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早，他心里有件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“投之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”。他早就想送点什么东西给翠霞，他每次吃她的东西，得她的好处能忘记吗！

春天到了，乡下的花草多的是，他拣最香的茉莉花、栀子花采了一包，用湿手巾包了，起个大早给翠霞送来，太阳出来会把花儿晒蔫的。

店里人这么问他，好像他的秘密全被他们知道了，那话里分明是在嘲笑他哩，连翠霞也这么说，他真想扭头就跑。

“石儿，你说实话，昨晚回去了没有？”翠霞问他。

“回去了。”

“糕饼都卖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卖掉，你来这么早做什么事？”

石如从篮子里拿出一包东西，把湿布一层层打开：

“我给你送花来，清早刚摘的。”

一股清香散发出来，翠霞双手捧着，放在鼻孔前，深深吸了一下，那香气直钻到她的五脏六腑……“哟，真香！”她既高兴又感激，望着这乡下少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翠霞把花儿放进香袋里，坠在身上，走到哪里香到哪

里，好不惬意。

石如要赶回去做买卖，翠霞说：“等会有新鲜的蛋糕，你发些回去不好？”

石如说：“等卖掉再来发。”他生怕别人发现了他的秘密，想快些走，偏偏翠霞老留他。

“石儿，今天不走，我妈和我今天要去迎江寺敬香，你陪我们去，路上也放心些，你不是会打拳，会舞剑，有功夫吗？有你在，我们也不怕那些小人欺负——你帮我看一下。”翠霞到后房去了，同她妈说去了。

一会儿，翠霞出来说：“我妈在梳洗，等我伯伯回来就走。”

石如渐渐心里踏实了一些，人家并不是在嘲笑他，翠霞也没有在意，还挺高兴的。本来嘛，送人家几朵花也算不了什么，你自己么事要心虚！

石如跟随翠霞母女去迎江寺敬香。他虽到安庆来过多次，每次都是匆匆忙忙，还不知道迎江寺的庙门朝哪开，也真想去看看热闹。

小时候他就听爷爷说过，说安庆是一只船，宝塔是船的桅杆，今日亲眼得见，果真不假，迎江寺大门的两边就抛了两只小铁锚，台阶下面就是滚滚的大江，江水对着这只“船”头撞起几尺高的白浪，要不是这两只铁锚勾住，这只“船”好像真的要被江水冲走哩。

一进庙门，神龛里盘腿坐着一尊笑眯眯的大肚子弥勒